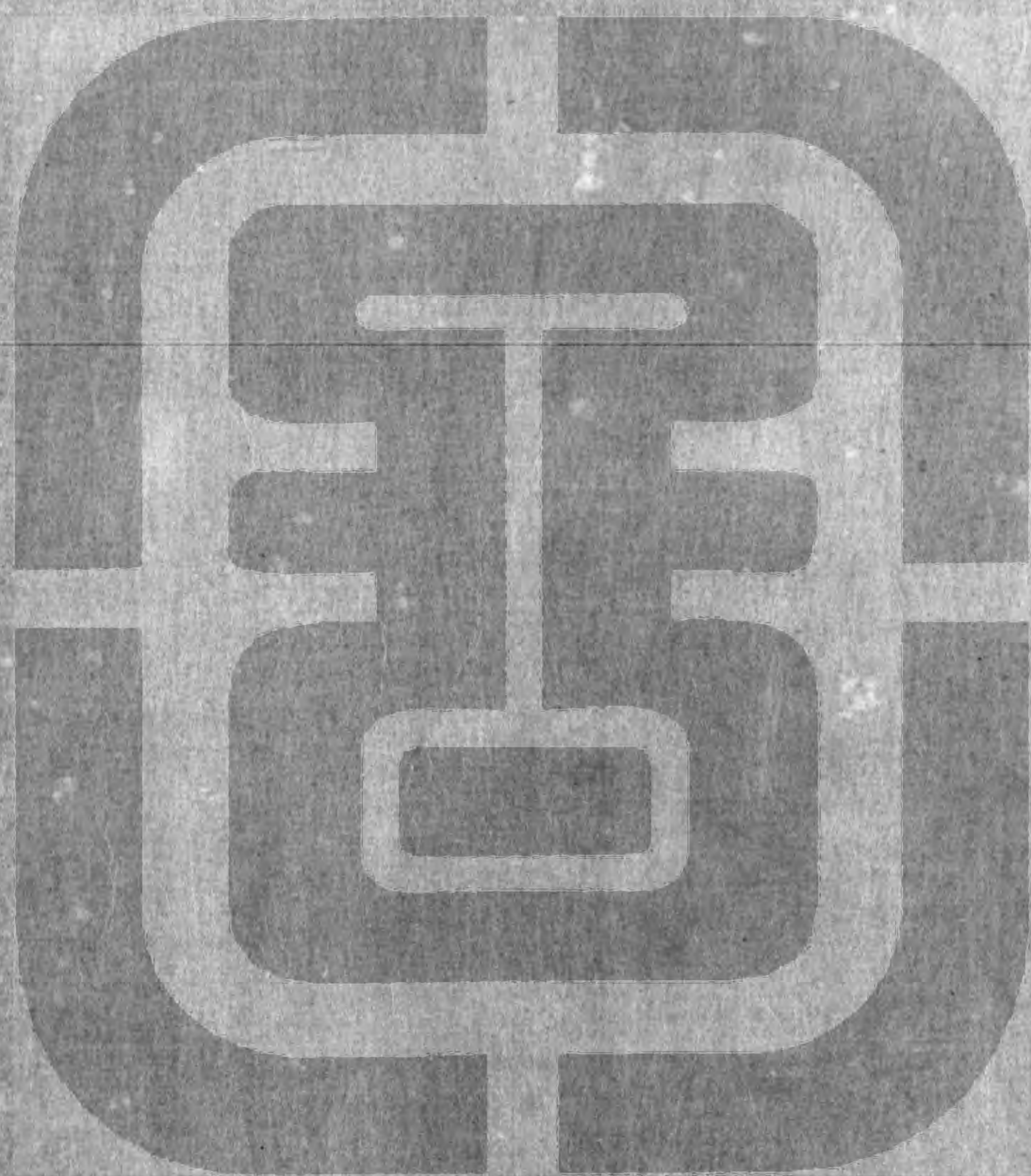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將帥



呂氏春秋曰管子言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  
 之利臣不若寧邀邀乃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顏進諫以忠  
 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  
 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  
 誣無罪臣不如弦章章賓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理國疆  
 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  
 五子皆任其事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  
 子人臣也用不能長之而盡以五子之能又況於人主乎

淮南子曰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  
又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疑正也因常正於冬也刑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之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也

又曰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一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枝也所謂一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不推於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窕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誑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錯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曠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虵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  
抱朴子曰良將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不可動

又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  
神爲之奈何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在其通達不在  
一術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  
過五才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於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  
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看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  
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而不愛人者有  
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人者是故兵  
者國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卧早起雖劇不悔妻子之將也長實希言  
賦物平均十人之將也數行刑戮不避親戚百人之將也

訟辯好勝欲止一衆千人之將也知人飢飽念人劇易萬  
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十萬人之將也見賢進之  
行法不枉百萬人之將也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  
天師之主也

又曰爲將冬日不衣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  
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則怒聞鼓聲則喜爲之奈何太公  
曰山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士卒皆定將乃就舍軍未  
舉火將亦不食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  
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  
三略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軍幕未  
辨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也  
諸葛亮兵要曰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

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  
又曰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  
趨時也衣不解帶履不遺躡  
又曰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懼  
故良將之動也猶璧之不汚  
又曰良將之爲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  
故能者不可傲不能者不可飭妄譽者不能進也  
相範要集曰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  
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  
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於威嚴而用之於軟緩此所謂棄  
木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戰策貴廟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  
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貴兵略此勇難獨用況

無勇乎

又曰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  
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擇將宜參准往古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  
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驎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善於治軍  
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  
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  
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  
齊之朽骨吳之糜骸燕之消幣秦之腐肉豈可鋪其糟粕  
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者用  
其術略也

又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

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為動

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

又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

道峽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遇是謂地機善行

閒謀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

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

又曰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

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不相信也

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亂以此征

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清淨不擾曰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

聽訟能納人受賢於群英之中若越納能採善言能知國

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險難阨皆能制軍權危者安之懼

者懼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慰諭寬者原之訴者察

之卑者貴之起能與士卒同衣食是也疆者抑之敵者殘

之亂軍中有賤而敵貴者貪者豐之懸賞以豐其欲者使之

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敵畏者隱之懼者士卒有所畏

後勿使為軍鋒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者覆之毀者復之

官職有毀廢者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降

者說之舍獲城者割之賞功獲地者裂之勞者獲國者守

之伐越得而不守所以守之昔吳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財

散之敵動伺之敵疆下之敵陳疆則下之與戰皆齊師伐

敵凌假之敵之威勢凌我而求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也

暴安之敵人為暴虐之行則安之勸齊人冢墓田單安勸之

是敵勃義之以待之彼勃我義故射之敵睦攜之順舉挫

之舉順也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放過惡言以証詐此為將

之道也

又曰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

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將專已則下歸咎專己自任

將而責之衆皆歸罪於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善也將自伐動忘下將

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將內顧則士

卒淫內顧思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也法有三

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

又曰軍誌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衆如一體也攻敵欲疾將謀

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羣心結結如攻敵疾則詐不及設

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窺內則禍

不制窺見也謀泄則外見已財入營則衆姦會凡為軍使

貨入營內則姦貨入營內則姦將有此三者軍必敗也外人以財

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不能將無勇則吏士恐

將怯則下無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  
所恃故恐也怒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  
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兵之過用兵之  
災也

又曰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刑用權則不勞而  
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  
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礫可離而閒將怠士  
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  
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  
於人者可勞也信而心緩者可驚也可信而喜信於人者可  
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  
心喜用於人者可使入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為將之略也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開闢所希有也

何者爲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闔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比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論曰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潘安仁西征賦曰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屬國蘇武博望張騫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旣晦降及霸德猶能受

授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栢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堀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繹繹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權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年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係之篇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大子往擊之四人相謂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閑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無異使羊將狼也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  
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曰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謂漢王曰王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大子往擊之四人相謂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閑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無異使羊將狼也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  
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曰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謂漢王曰王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

信必不留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  
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後漢書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  
卒爲將  
摯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  
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

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  
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  
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願君亦無垂  
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詞而行  
乃剪爪鬪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闕冥故言明鑿凶門而  
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處喪禮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旂斧鉞其臨  
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  
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  
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  
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  
吏遷官顧反於國放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

赦之大勝三年反舍大勝赦者還三中勝二年下勝期年  
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  
反民不疾疫將不天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  
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  
案以從事

陳孔璋勸吳將校部曲文曰朝為仇虜夕為上將

馮衍與田呂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

八尺之竹鼈牛之尾也

易將

史記曰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  
之閒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輿

七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

晉書曰石苞為淮北監軍王琛所奏與吳人交通先時望

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

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至乃築壘遏

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豈石

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命苞子喬為尚書

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而隱其事遂下詔

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

陽王望率其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

佃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

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

怨色

又曰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

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無備取敗不以實聞干孫皓元凱欲聞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遣鄭公章孝寬鄭音為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兵未得渡吏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欣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饒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文帝以為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以之敗趙如愚

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穎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樂毅為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

樂毅奔趙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信軍果斷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疾歸老於穎陽李信攻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穎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

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始皇自送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東代信擊荆大破荆軍虜荆王負芻賁平荆地爲郡縣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

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

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踰度

踰遙也三輔言也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

國日饗軍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生口言羌

豪相責曰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

兵今欲一鬪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老

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爲數奇

不偶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時公孫敖亡遁從廣廣惑失道大將

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之莫府

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

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徙廣部行迺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終不能復對力

筆吏遂引刀自剄而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宋書曰沉慶之討黃陵王誕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沉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後漢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堅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朝必爲賊有雖

悔無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輟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齊曰梁臺不設城下營守口古語劉向言西門擊又曰畢衆劬爵爲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親深有國士之風大和高祖賓禮舊老衆劬

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牙一枚後周書曰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獵矢不虛發不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破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旣至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於家

又曰賀苦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閒卒于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日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  
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  
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  
可量  
唐子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起起取齊女為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為齊也魯卒以  
為將大破齊後之魏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日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  
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  
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  
可量  
唐子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起起取齊女為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為齊也魯卒以  
為將大破齊後之魏王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漢書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

高附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持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書曰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勸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

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屬之愚竊不為君侯喜

宜深辭職自陳殘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太伯之讓保謙

謙之路闔門高枕為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

門職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產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赴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

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又曰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不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于郁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又曰馮異字公孫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東觀漢記續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進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武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

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

殘滅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尅而師行有紀紀綱也言有條貫而

不殘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性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

也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又曰竇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聞之如失左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人無擅離部

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退出號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揚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長沙進擊武陵溪蠻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侯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馬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指畫地勢囂衆大潰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吳漢常屬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

曰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斜谷出軍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戰宣王不出亮遺之婦人中幃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遣辛毗杖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便料死故也宣王案行亮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又曰趙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爲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相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

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  
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  
餘財

又曰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  
張飛爲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  
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  
不難之

又曰周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  
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  
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  
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顧衆推功於蔡謨謨以衆唱謨非己之  
功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符堅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  
方與玄圍碁遊涉至夜乃還指受將帥各當其任玄等破  
堅驛書至安對客圍碁看書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客問  
徐蒼小兒輩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  
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祜傳曰吳人寇戈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  
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  
百里皆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  
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皆與州相近以兵  
勢好合惡離疆場閒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

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之所宜據者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  
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  
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  
若孫皓不幸而殘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  
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  
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  
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  
又曰毛穆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熟穆  
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徙江夏伺有武勇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

揖稱名而已反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相温  
以爲參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  
襄陽城北河水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  
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  
干寶晉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騫有武力筭策楊休胡烈  
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  
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記曰尙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皆  
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評攻鄴都珍貨  
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二石偽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  
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  
言事

崔鴻前燕錄曰張蚝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  
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  
張蚝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乃以身先  
士卒眾騰躍爭先泓眾一時奔潰泓妻子歸降高祖將至  
京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  
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笑  
曰卿欲學馮異耶

又曰桓玄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為無敵  
又曰劉順幢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懼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  
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  
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  
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為都  
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  
喻曰明主自監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常指道根示尚  
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梁後略曰陸納分其眾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  
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  
下如雨人情搔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太趨潼關太祖將襲秦眾咸難之太祖

問策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仗之以爲  
禦侮西人稱其勇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  
有口辯好說兵事其家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楚定淮  
南凡諸賫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  
鳩集萬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兵部七

良將下

後周書曰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  
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池思政  
出往後家人種桑菓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  
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  
無蓄積

又曰元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  
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其又曰茶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  
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以處貧賤耶言訖各大  
笑穆即申公後皆如其言

又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漸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在潛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同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寶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後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封府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并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

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邛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望隆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陳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三國典略曰周高琳每征伐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卽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爲梁名將常以鼓吹置于齋中恒坐對之以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一  
自娛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字阿六勃朔州勅部人光祿大夫郝瓌之子也勃性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稍走馬以擬金匱者三金堅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穎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穎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依其規畫軍以勝返償

眞珠金帶一罍

隋書曰李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又曰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

朔衛將軍

又曰揚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又曰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黑闥爲竇建德將奇兵東西掩襲多所尅獲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號爲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果之際寶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

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綵千段

又曰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覩其實於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官官至二將軍處宇文士及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範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範少善騎射初爲吳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射之矢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

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後入掠君廓輒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唯驍勇絕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疋高祖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於御馬令以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

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域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旣復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茲功効竭盡欵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仁貴射之射穿五重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尋檢校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仍別領水軍二萬襲破

倭賊數萬於白波虜獲船艦四百餘艘倭及耽羅等國皆遣使詣之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乃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恠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冷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爲裨將晟數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志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力皆圖形於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于地上親掖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諸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旣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焉李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

謁眾聳觀為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  
 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又曰李光顏為河東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  
 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兼御  
 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大大夫  
 小大夫  
 國語周語曰邵公告單公曰晉有三伐勇而有禮返之以  
 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趨禮也能獲鄭伯而  
 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  
 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

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

荅曰是孫會稽

會稽典錄曰張立之為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  
 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  
 貴也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馳沙漠驅戎狄立  
 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荊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勇力絕人歷位冠軍將軍數郡  
 太守號名將

表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眾官車乘使取軍中物  
 唯所欲眾人皆重載唯表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  
 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以遠深奧

其事難知至於吳漢近時人耳起於販馬立為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漢書曰馮異字世公汝南潁陽人也少為將領軍中時  
大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兵部八

儒將

左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郟穀說禮樂而敦詩書以將中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

大義讀史書後漢書曰馬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  
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  
所謀未嘗不用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見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又曰賈後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

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漢記曰復闢

門養威重授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

位特進

曰謂封爵外無他職也善政而用者謂之特進

吳書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也

晉書曰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帥之列

又曰劉毅征廬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

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伐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辯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行人何如霍

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高琳詩末章云

寄言寶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氛帝大

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後魏書曰韋彧為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

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檢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

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遷大將軍

又曰征虜將軍劉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

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攻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

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

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隋書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曰朝臣之內文

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郡

摠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摠管源雄

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

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隋書曰周羅睺初仕陳為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

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

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自是益見親禮

又曰于仲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

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支德者必擒



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叛單于府所管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被阿史德掠其糧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遣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軍三十萬進討行儉至朔州知賊掠嗣業糧運得勝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猛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之兼伏精兵於險阨處虜見糧車果大至羸兵纔鬪棄車而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收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虜衆大駭奔散伏兵

險發虜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糧車虜望之不敢逼糧餉既通進兵屢捷行儉終擒溫傳再平突厥又曰婁師德弱冠進士權第累補監察御史上元初吐蕃犯塞有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應募請爲猛士擊虜高宗太悅持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遷殿中侍御史改授金吾將軍豐州都督則天降書勞之曰卿受委北垂搃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遺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勞兩軍鎮兵咸得支給覽之嘉尚忻悅良深召爲夏官侍郎俄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改納言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專綜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當危亂之時族滅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留兵鎮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爲也帝深加歎賞超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理弔祭之校計戶口署置官長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塹壩脩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復安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貞觀元年爲隴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虜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蕃使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

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歎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笑厥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則天召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開草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乃遷夏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說出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開元九年胡賊康待賓據長泉鎮叛與党項連結攻陷蘭池等六胡州詔說與朔方軍大使王峻合勢進討賊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疑貳乃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憲請盡誅党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

盡誅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州安置党項餘衆其年說自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十年又勅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收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木盤山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殘胡五萬餘口配之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萬說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萬勒還農畝立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以在疆場具悉邊事禦敵制勝不在多驅閑冗陛下若以爲疑臣請闔門百口保之以陛下之明四夷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立宗從之時當蕃衛士瀋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建策請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曠騎

又曰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卽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滄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卽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爲當時所稱入爲刑部尚書出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令沙陁屯守由是遂無邊患

又日元和十二年憲宗召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年雖捷奏頻來窠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群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爲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臣請身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復對宰臣俱退上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頓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上亦爲之感慟度奏曰賊已力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弘已爲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卽得乃下詔以度爲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淮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賜禁軍三百爲衛兵憲宗御通化門餞軍度銜涕辭去至蔡州度傳上慰勞之旨躬督戰陣卒以立功卽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退留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吳元濟仗節而還

又日元和中以裴度往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闔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烏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其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

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  
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冒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  
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詔出度以韓弘  
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  
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  
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  
筭皆從之

又曰太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望風畏憚乾元  
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之師不利於相州詔以光弼代子儀  
爲河北副元帥子儀寬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固懷  
恩引迴紇內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及光弼統師懷  
恩爲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關會諸軍於汜水左廂都

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懷恩見而憚之不敢惕  
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秦清於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  
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爲地道偷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軍大  
亂遂拔懷州擒秦清而還光弼捨之秦清妻有美色城破  
被俘秦清從光弼求之卽命還秦清議者稱自艱難已來  
唯光弼行軍理戎沈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

又曰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  
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  
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七

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兵部九

邊將

史記曰李牧為趙將居鴈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謹烽火多閒謀敢有捕虜者斬王以為怯代之匈奴數來復使牧將牧日如前乃敢奉令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進百金之士五萬穀弦者十萬大破匈奴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邛音帝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盡智能選車千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七

百乘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東破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土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二百七十八

又曰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漢書曰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  
他種中涉河而來為寇是臣之愚計所度虜且必瓦解其  
颯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  
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陣方略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  
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准也長

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  
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  
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  
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

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于

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塞

柁陽在五原郡柁音固皆會涿郡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

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

也今呼延姓是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

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鞭鞮海匈奴

名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

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

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

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今在

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



名屬武陵郡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

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搃持充賊自破以事上

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

會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

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室也賊每升險鼓

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

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耶昔伏

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

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援曰

方今匈奴烏相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

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翼

日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羌胡愛惜且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

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

烏相吏士皆奔走道路訓任烏相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

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僞音於乃釋之遂家

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尉劉張皆去符

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固遂破白山降

車師

又曰祭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遣

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

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

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形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

又曰烏桓鮮卑追思祭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笮謂壓也

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又曰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

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卽弇公也發此兩都控弦萬騎邯鄲

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魚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宣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

母誠不可去牙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  
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召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超捕  
斬反者擊破尉頭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

又曰段穎破羌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  
獲牛馬騾驢羶裘盧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郭涼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  
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張奐前度遼與段穎爭擊羌意不相平及穎為司隸  
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曰小人不明得過

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  
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討賊功拜議郎  
還京師見太尉表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  
旻具答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  
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  
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母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渡遼將軍儉  
以高句驪數叛帥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萬

進沸流水上大戰宮連敗走遂束馬懸車登九都山斬獲  
首虜以千數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至肅

慎界刻石記功刊九都之山  
吳志曰孫韶字公禮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兒都雅權悅

日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  
後魏書曰韋珙高祖初蠻首栢誕歸款以爲東荊州刺史  
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諸蠻珙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栢  
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堂蠻俗  
恒用人祭之珙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是民之父母豈有  
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  
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  
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丘擾動詔崇以將軍荊州刺  
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  
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  
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  
又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於

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至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  
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  
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  
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  
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  
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  
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  
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  
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唐書曰馬摠爲安南郡都護摠管經略使摠敦儒學長於

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又曰范希朝鎮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之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又曰柳公綽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

陜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

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効

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武安瓦壓標丹霞劍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歷地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威名  
 信義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名節舉邊為引兵去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為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  
 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  
 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  
 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輜  
 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威名

信義

威名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名節舉邊為引兵去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為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  
 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

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

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輜

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

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

又曰瓚為降虜校尉討烏桓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瓚征烏桓常與善騎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又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承宮傳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又曰武王續音字伯升世祖之長兄也慷慨有大節進圍宛城中自號天柱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使長安

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漢記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

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

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又曰龐德將所領南屯樊討關羽曰今年我不殺羽羽當

殺我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謂之白馬將

又曰張遼為孫雄所圍遼潰圍出復入雄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世人方之樊噲相溫以

為參軍歷數郡太守號為名將  
宋書曰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及  
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為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  
主討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語之曰劉胡來  
便即止  
又曰沉慶之伐河北諸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  
慶之患頭風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後魏書曰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揚州凡經十  
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  
憚之  
後周書曰韓杲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  
至杲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杲勁健號為著翅人太  
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

又曰蔡祐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  
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又曰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  
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揜敵消息  
修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  
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又曰怡峯字景阜遼東人也從征役以驍勇聞當時號為  
驍將  
又曰梁武勅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  
唐書曰郝玼為刺史始玼以臨涇地宜當畜息蕃戎每為  
寇即屯其地嘗白其帥願以城控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  
為節度使玼復白祐祐多其策乃表請城之故詔玼鎮其  
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玼出自行間前無強敵在邊上



三十年生得蕃人輒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下令  
得玘者賞以等身金蕃中小兒啼號者但連呼郝玘以怖  
之  
又曰張萬福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  
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舡千餘隻泊渦下  
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  
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從先帝  
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  
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  
船繼進  
吳越春秋曰吳公子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捷為人所聞筋  
力果勁萬人之敵也  
世說曰栢石虔小字鎮惡常從征枋頭車騎沖沒左右莫

能先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否虔聞氣甚奮策馬於萬  
眾中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遂以其威時有患瘡者怖之  
多愈因斷瘡焉  
燉煌寶錄曰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恚  
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義

左傳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退軍吏曰以君  
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避之  
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又曰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請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三舍而原降

又曰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也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也愆過或適歸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復加所好也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日猶有食邑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音古完戶官切賈怠無卒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德義不爽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

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懷王以從民欲也

又曰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兒也以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迺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又曰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高祖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

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發國內兵收三  
河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  
諸侯多從之以東來此上領是皆服不矣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  
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  
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  
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也由是皆服  
蜀志曰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  
向劔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在者八千時魏軍始  
陣番兵適交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  
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  
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速遣於是

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  
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  
由也

吳志曰孫皓嘗遣兵候魏獲魏邊將更美女以進皓皓更  
其衣服送還之也

晉書曰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督荊州諸軍事假節  
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又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  
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  
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  
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柔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  
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

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  
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  
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  
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  
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西遊獵常止  
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  
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  
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  
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

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  
又曰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

又曰劉道規爲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  
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  
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  
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  
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又曰劉裕爲將北伐後秦姚泓

鳥宏反

以擅道濟爲前鋒至

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  
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  
率歸之者甚衆

崔鴻後燕錄曰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

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酈音也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濡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北史曰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馬胡部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其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魏書曰李崇爲荊州刺史輕將數十騎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贖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隋書曰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尙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尙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尙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尙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敗光仕大潰追斬之唐書曰武德中李靖旣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吊罰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崩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南城

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  
爭下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  
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鬪殺外  
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  
知有生人之樂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  
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  
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  
之民卽時平定

又曰李愬襲蔡州既獲李祐又解其縛而容禮之愬乘閒  
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  
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

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所在陂澤  
潰溢不可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覆官軍  
簡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  
天不欲平此賊何尔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亦慮諸軍  
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  
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至京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爲  
散兵馬使授刀佩之夜則倚以巡警或使入愬帳中言事  
愬因留對舉酒往往達且竊聽者時聞祐泣涕聲尋署爲  
六院兵馬使  
說苑曰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  
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  
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  
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

服...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秉羽而郢人

投兵彪曰宜僚善弄丸自公魯之弄丸如故不費三舍之韓詩外傳曰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葬五日與師攻之圍

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君子不

承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脩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

請降魏始也下城之於圍前以蓋濟也人勝中言事

呂氏春秋曰夏后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曰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

脩女子不飾尊賢使能養年而有扈氏服口勝不勝

前類曰至且言慎則難具半感測以之民皆前出曰豈

衛蓋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兵部十一

撫士上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

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思不可

任獨不可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議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故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

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歸示其所死故曰禮而後悔則士

不止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也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纊綿也言士悅以忘寒

又曰聲子詣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陣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知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不來軍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又曰趙括為將母上書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軍吏今括一日為將所賜金視便田密買之父子異心不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又曰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暑不張蓋分勞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又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正齊地橫走歸彭越

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人海居鵠中鵠音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謂橫耳小者謂徒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廐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也又曰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為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又曰表盡字絲為中郎以數上諫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後漢書曰相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又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太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嵩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

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曰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又曰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十為功者雖已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又曰王霸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又曰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又曰表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啓內廚米三斗稍為饘粥洪

曰何能獨此耶使為簿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書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  
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  
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又曰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臣輔  
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  
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  
皆云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  
橫吳成將干誼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尅  
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陳留  
濮陽逸沛郡朱纂廣陵表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  
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  
食資仰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賓客義徒皆豪桀勇士逖遇  
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慰撫  
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  
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又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  
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  
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  
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安善於撫納吉凶夷儉與衆同之  
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  
養將士同心肝驟驄文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

蚩牙左右繫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蚩牙棄我驍  
 驍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  
 柰子何矐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  
 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  
 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  
 統萬數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又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  
 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爲致死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麵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  
 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  
 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又曰趙郡王琛薨子獻嗣爲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  
 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先有冰每歲藏冰長史宗欽道以獻  
 冒犯暑熱遂遣與冰追送正值日中炎赫獻乃對之歎息  
 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  
 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  
 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  
 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  
 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賚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  
 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  
 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魏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武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又曰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蹠而行者帝親脫鞵以賜之  
又曰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又曰太祖平侯莫陳悅整兵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

又曰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之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遂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

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

又曰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尔主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又曰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

悅以忘疾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又曰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賊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也又曰秦叔寶隨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効能朕肉可爲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晉獻之朝外秦王命蘇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

所造射機以金漆而飾之曰

尺日泰妹寶觀太宗舞劍美

士儀其人皆欲俄視向送

其事對之凡等事位飲不

尺日同空李續華律吳奔

露香謂春以得其父曰日

測血資濟天

測以忘太响



